

# 暴跌300% 谁导演了负油价

4月再次见证历史,这次不是美股,而是美油。当地时间周一,美国WTI原油期货5月结算价收于每桶-37.63美元,跌幅达到305.97%,这意味着自石油期货从1983年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交易后,首次跌入负数交易,一时间,全球剧震。5月WTI原油期货合约将在21日到期,投资者不交割就要接受实物,而接受实物又要面临无处可存的窘境,两害相权取其轻,贴钱卖油如此而来。说到底,供应过剩还是负油价的症结所在。

## 历史性崩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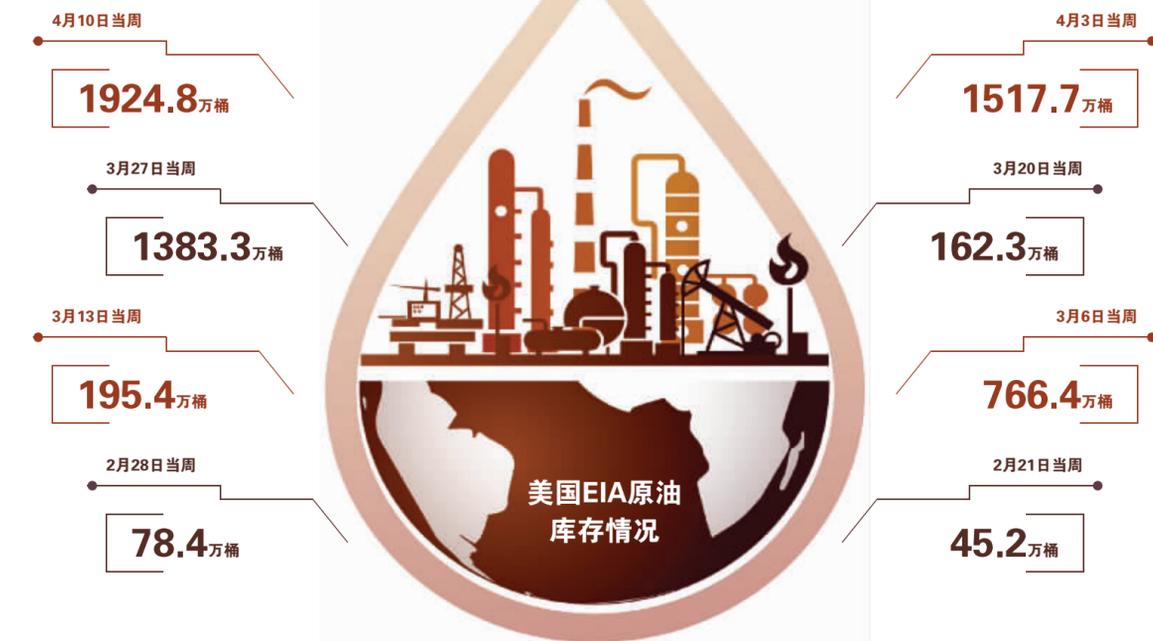
5月WTI原油期货合约到期就像是一个在特定时间拧开的阀门,时间一到,油价就会借此机会一泻千里。20日收盘,5月交割的WTI原油期货价格收跌305.97%,报-37.63美元/桶;6月交割的WTI原油期货价格收跌18%,报20.43美元/桶;6月交割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跌8.9%,报25.58美元/桶。

油价暴跌在于触发了一个时间节点。期货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投机市场,在期货合约移仓换月时,价格通常会出现跳空现象。但期货到期的节点不过一个泄洪口,更重要的原因还在原油市场本身,即需求疲软的当下,全球原油储存能力接近饱和,交易者担心在交割日收到现货随即面临无处可储存的境遇,因此抛售5月合约,最终导致价格崩盘。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称,在期货市场上,到期必须交割,到了交割时间还没有卖出的话,那么现货就是你的了,但在目前大家普遍并不看好前景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割掉,即都往便宜里卖,理论上是不可能卖成负油价的,大不了卖到零就不要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存储空间越来越小,原油买来了之后没地方放,卖给别人又没人要,就只能付钱让人拖走,这就是负油价的原因所在。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也称,WTI原油期货价格暴跌,因交易员被迫平掉多头头寸,以免在没有库容的情况下购入实物原油。杨德龙进一步解释称,期货交割日如果不用实物交割就要平仓,因为疫情原因导致行业不畅,石油库存又紧张,因此无法买石油平仓,无法做到交现货,并且航运价格会特别高,这样就会选择用现金平仓,所有人都用现金平仓就导致交割价一直下跌直到负油价出现,变成了白送石油且还要贴钱对方才要,这并不是实际交割的石油,只是为了避免麻烦,才不得不按照负价格交割。

据了解,纽约商品交易所交易的WTI原



油需要在美国最大的原油储存基地即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库欣进行交割,然而库欣的存储空间正在被快速填满。据市场普遍估算,库欣目前的存储量已经达到了69%,一个月前,这个数字还只是将近50%。有市场分析人士预测,库欣的存储空间将在5月耗尽。

## 美油企业遭殃

期货大跌为负,映射到现实里的问题就是将油运送到炼油厂或存储的成本已经超过了石油本身的价值。为了维持油井的正常运营,企业不惜在无库存可用的情况下向原油买家支付费用,来处理生产过剩的原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资本市场上美国能源股会“全军覆没”。

对于像埃克森美孚一样的大企业来说,

尚能在如此境遇下坚持一段时间,但对于一些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而言,破产可能已经开始预警。周一下午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做石油压裂器材生意的企业高层透露,现在公司只能靠政府补贴才能度日,客户的裁员数量高达60%。

对美国页岩油生产商而言,情况更为不妙。4月1日,美国惠廷石油公司已经申请破产保护,从而成为原油价格下跌、主要产油国拉不开价格大战的背景下,美国第一家申请破产保护的页岩油公司。彼时,CNBC就曾指出,分析师已提出警告称,油价下跌将导致美国能源部门出现合并或破产潮。此前还有消息称特朗普政府正考虑给美国石油生产商补贴,让他们停止开采,以帮助缓解导致油价暴跌并迫使一些勘探公司破产的供应过剩状况。

3月初,由于OPEC与非OPEC成员未能就

进一步削减石油供应条款达成一致,OPEC核心成员国沙特与非OPEC核心俄罗斯“反目成仇”,随即引发了一场价格战,同时意外地将近几年日益壮大的美国页岩油企业拉入战场。

因为开采页岩油的成本本就高昂,如果沙特和俄罗斯还能凭借原油开采的低成本而坚持一阵子,那么美国页岩油企业几乎毫无抵抗力,也因此逼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入局斡旋。最终本月中旬,减产协议达成。但由于悲观的需求预测和对企业很快无处存放石油的担心,即便减产协议达成后,WTI原油期货一周累计下跌20%,最终在合约到期这一时间点的冲击下落得负油价下场。

## 供需失衡的症结

能源产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 聚焦 Focus

# 无力还债 阿根廷又“哭”了

疫情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连年累积的债务终于压垮了阿根廷。22日原本是阿根廷还债的最后期限,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阿根廷早已无可奈何,违约已成定局。在稳住疫情和保住经济之间,阿根廷的天平滑向了前者,因而本就堪忧的经济几乎陷入了全面停滞状态,债务违约只是时间问题。

在充斥着债务风险的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率先倒下。周一,阿根廷最大的债券持有人拒绝了该国政府提出的830亿美元外债的重组提议。这意味着,阿根廷面临着第九次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作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违约王”,自独立以来,阿根廷出现多次债务违约并引发重组。

17日,阿根廷政府向阿根廷主权债券债权人提出了债务置换方案。在私人债券持有人的提案中,阿根廷政府表示已经寻求“本金和利息扣除的最佳组合”,未来三年内阿根廷不会偿还任何债务,但在2023年会支付0.5%的息票。按照纽约法律,这笔息票相当于3亿美元。而本金支付则推迟到2026年。阿根廷经济部长古斯曼称,受疫情影响,对于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偿还债权人的债务毫无意义,疫情结束后恢复起来就会更加困难;这是阿根廷能够承受的报价,如果接受的话,问题就能解决,如果不接受,我们事实上处于违约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华表示,目前看来,阿根廷只是提出了一个债务重组方案,但跟债权人方面的谈判还没有明显进展。阿根廷的计划是先跟私人债务债权人谈判,如果能达成

一致的话,再考虑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谈判。其实双方叠加,阿根廷政府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林华进一步指出,现在是处于一个两难局面,本来阿根廷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再加上疫情对它的影响很大,即便是债权人不同意,阿根廷可能也拿不出钱来。所以更大的可能性是双方还是会进行谈判,但最后的方案会不会是现在这个方案就不一定了,要看双方会不会作出退让。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阿根廷就已深陷债务泥潭。6日,阿根廷就曾宣布,由于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决定延迟偿还总额约100亿美元的公共债务。阿根廷国家统计局与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阿根廷外债总额达到2776.48亿美元,今年的到期债务为210亿美元。

“阿根廷的公共债务不可持续。”早在今年2月,IMF就在讨论后认定,阿根廷需要通过债务重组保持其公共债务可持续性。彼时,IMF与阿根廷达成了“恢复增长、消除贫困,与此同时逐步实现财政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共识。

但疫情的暴发让这一共识成了空谈。3月12日,阿根廷就宣布该国进入全国卫生紧急状态,政府将签署一系列政令以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所有可能出现人群聚集的场所以及活动都将被取消。彼时,阿根廷的确诊病例为31例。

此外,阿根廷还宣布了“全民隔离令”,自3月20日起到3月31日24时结束,隔离期间,除购买药品及在居所附近购买食物外,其他时间,全国民众必须待在家中。违反规

定者将以危害公共卫生罪论处。之后“全民隔离令”两次延长,目前截至4月26日结束,这意味着阿根廷的经济几乎完全停滞。

“阿根廷算是现在拉美国家里面实施防疫措施比较严格的,确诊病例增速相应的也比较慢。这也是阿根廷政府权衡利弊之后的决定,想法主要还是先控制住疫情,其他的都是后话,如果疫情控制不了,经济增长也很难。”林华表示。

“经济衰退了可以复苏,但逝去的生命却不可挽回。”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曾表示,发展经济与抗击疫情并不是两难的选择,对于他和阿根廷政府来说,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保全人民的生命。

根据IMF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阿根廷经济将萎缩5.7%,这将是阿根廷连续三年经济下滑。2019年,阿根廷GDP同比实际下降2.2%,2018年则下滑了2.5%。为了降低疫情的冲击,阿根廷日前宣布了部分“解封”措施。自4月20日起,阿根廷全境有22个地区的11种行业将被允许复工。不过,阿根廷经济学家福斯托·斯波托尔诺认为,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阿根廷经济能在短期内恢复正常,且疫情过后部分企业将无法重新运转;有些人会永远失去他们的工作”。

危险的不仅是阿根廷。英国《金融时报》直言“新兴经济体可能已经没有经济手段应对危机”。与此同时,资本也在加速逃离。IMF的一项数据显示,自1月21日以来,创纪录的820亿美元资金撤出新兴市场,这将推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融资成本。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芝甜

# 蝗灾卷土重来 东非粮食安全面临空前威胁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评估显示,东非地区国家继今年初遭遇25年来最严重的蝗灾之后,短时间内将迎来新一轮蝗灾。

分析人士指出,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蝗灾将使粮食安全本就脆弱的东非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国际社会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合力应对蝗灾。

通常情况下,蝗虫卵完成发育需要潮湿的土壤以吸收水分。肯尼亚等东非国家3月进入雨季,降雨使土壤湿润、植被茂盛,有利沙漠蝗虫快速生长繁殖。

粮农组织说,3月下旬的大范围降雨使东非的蝗虫数量急剧增加,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当前的形势极为令人担忧。这些蝗虫将于5月产卵,卵会在6月底至7月孵化,而此时正值收获季。蝗灾将使地区粮食安全和民众生计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粮农组织说,蝗虫目前已在该国的160多个地区大量繁殖,破坏了近20万公顷耕地,100多万人因此陷入粮食不安全的境地。

相比年初的蝗灾,新一轮蝗灾发生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际。蝗灾与疫情叠加,加大了东非国家的应对难度,使得危机进一步加剧。

在南苏丹,多年内战和近两年的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本就使该国农业基础脆弱,现在蝗灾和疫情又同时来袭,导致该国处境更加艰难。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南苏丹代表马修·霍林沃思说,应对疫情的出行限制影响了人们的收入,而疫情导致的进口受阻又会使粮食依赖进口的南苏丹粮价上涨,人们将更加难以承受。

疫情也对灭蝗工作造成影响。粮农组织东非抵御力小组负责人西里尔·费朗说,疫情

影响全球空运,导致杀虫剂供应不足,这成为目前东非国家应对蝗灾的最大挑战。乌干达农业部长文森特·塞姆皮贾也说,该国订购的杀虫剂一直未能到货。

蝗灾反过来也影响疫情防控。肯尼亚农业专家贝亚特丽斯·马查里亚指出,蝗虫入侵威胁粮食安全,如果没有食物,人们就难以待在家中保持社交距离。

## 100多万人

蝗虫已在埃塞俄比亚的160多个地区大量繁殖,破坏了近20万公顷耕地,100多万人因此陷入粮食不安全的境地。

相比前一轮蝗灾的应对滞后,面对新一轮蝗灾,多数国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比如,据塞姆皮贾介绍,乌干达政府为应对蝗灾已调拨220亿先令(约合590万美元)资金,动员并培训了2000多名士兵和800名普通民众。

粮农组织建议,受蝗灾影响严重的国家应加强建立蝗虫预警和防范系统,及时共享信息,不断增强蝗虫防治能力,确保粮食安全。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积极采取行动,帮助东非国家应对蝗灾。肯尼亚农业部长彼得·穆尼亚说,该国得到了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加强了地面和空中灭蝗喷洒作业。乌干达则收到了来自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保加利亚、中国等国的捐助。分析人士指出,面对更大规模的新一轮蝗灾,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采取更加有效措施,避免蝗灾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据新华社